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畢所諿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九

火部一火 烽燧 煙

火一

原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說文曰熯蒸火也熛盆中火也熛火飛也熲爚火光也 元命苞曰火之為言委隨也故其立字人散子者為火 易曰離為火 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又曰火

就爍　又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增又曰天與火同人山下有火賁澤中有火革木上有火鼎山上有火旅火在水上未濟　詩曰叔在藪火烈具舉　又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原尚書曰藻火粉米畫為火形也　又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言火逸而燼玉也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火炎不可近尚可撲滅諭言不可信尚可刑戮也　又曰洪範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增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　原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又曰仲春無焚山林　增又曰季春出火爲焚也　又禮運曰後聖有作修火之利笵金合土以炮以燔以亨以炙　又表記曰火之於民也尊而不親　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又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注夫遂陽燧也

又曰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注謂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爆　原左傳曰火龍黼黻　又曰郯子曰炎帝以火紀官故為火師而火名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心鶉星咮鶉首也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見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以禁放火者也　又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又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增又曰鄭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火如象之

不火何為　又曰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又曰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及天漢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預告於人　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令火向伏故知當須火乃布散為災　原山海經曰厭火國獸身黑色火出口中言能吐火　增又曰令丘之山無草木其上多火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濵赤水後黑水前有山名曰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即然今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

東復五千里有火山國雖霖雨火常然有白鼠常出山邊求食人捕之以毛作布而今之火浣布此類也

原譙周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初作燧火人始燔炙　國語曰火焚其彝器子孫為疑由王者蔑棄五則則常也　增又曰火無災曰燀　史歷書曰顓帝命火正黎司地　漢書曰蒯通曰臣之里婦與諸母相善夜亡肉姑以為婦盜遣之里母即束縕請火亡肉家曰昨夜犬得肉鬬相殺請火以治之　五行志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向明而治　後五行志

注曰火者陽之精也火性炎上人所用烹飪者也　原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之後百

有五日皆絶火寒食云為介子推　增北史王劭上請

變火曰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火色

變青令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

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　隋天文

志曰火為威德　元史祭祀志光禄卿以陽燧取明火

供爨　又曰執炬者以炬燎火　原莊子曰指窮於為

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以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譬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

增又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又曰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原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燧　增荀子曰施薪若一火就燥也　原春秋繁露曰若火不炎上秋多電由王者視不明也　又曰若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月外疎忠臣咎及於火則大

旱必有火災　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陽燧金也

增又曰練木生火練之寸餘有頃焦吹之則得火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

火生雲　又曰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　又曰槁竹有火弗鑽不然　原抱朴子曰南海之中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千里當火起時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著此木木雖為火所著但小焦黑人或以為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無窮又夷人

取木華績以為火浣布皮亦剥以灰煮為布但不及華細好耳　又曰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為布故火浣布有三種焉　春秋潛潭巴曰火從井出有賢士從人起火明賢者象賢者屈滯象從井出　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按百家書宋城門失火自汲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把之　又曰夫火者南方陽光輝為明聖人嚮之而治取其象也　增白虎通曰火之為言化

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　原白澤圖曰火之精宋無忌

增河圖汴光篇曰陽精散而分布為火　宋程子曰

本朝鑽木取火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

陽生金以石相軋則有火非特木也　元臨川吳氏曰

君火正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

之方離也　原玄中記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

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

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

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柴以為薪然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中然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　又曰

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曰山可百里許取其獸毛績以為布名曰火澣布國人衣服之垢汚以水浣濯之終日不潔以火燒布兩食久許出其垢即去白如雪　增西京雜記曰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夫目瞤則得酒食燈火華則得錢財故目瞤則祝之火華則拜之況天下大寶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原廣志曰火洲在南海中火然洲其木不死更鮮　博物志曰積油萬石

則自然生火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增古今注曰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景倒向日生火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則燋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為席冬彌温以枝相磨則火出　又曰燧明國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丈雲霧出於中間折枝相鑽則火出矣後世聖人以食救萬物乃至南垂目此樹表有鳥若鴞以口啄樹粲然火出聖人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為燧人氏在庖犧之前則火食

起乎兹矣　原地鏡圖曰黄金之見為火　異苑曰臨卭有火井漢室隆則炎赫彌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　增郡國志曰連運府有火井炎氣上升以草焚之則煙騰火發故名焚臺　原括地圖曰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　增齊地記曰東武有火木燒之不死亦不損也　唐文粹楊烱渾天賦師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　或問朱子曰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朱子曰土王未月故取之　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南鄭見一軍校火山

軍人也言火山之南鋤鑊所及烈燄應手涌出故以火名軍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清寧中扈駕車營火賜錢粟及馬有差　又曰太康中祥州火遣使恤災　明陸深清暑筆談曰廣野中陽燄望之如波濤奔馬

火二

原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　列仙傳曰甯封子黄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煙　家語曰堯火帝而王尚赤　列仙傳曰陶安公六安冶師也數行火一旦散上

紫色銜天須史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

呂氏春秋曰伊尹説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為之紀　增

史記曰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復下至於王屋流為烏

其色赤　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

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東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

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

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

是君之福也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

國哀公懼自將衆趨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不救火乃名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所以不救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盡賞之則舉國不足以賞於民請從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令下未徧火已滅矣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吴對曰可矣何不試焚宫室於是遂焚宫室民莫能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右各三千人　吴越

春秋曰越王思報吳冬則抱氷夏則握火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霓　史記曰龎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乃伏兵斫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萬弩夾道暮火舉而俱發涓夜至見白書乃舉火燭讀之未畢萬弩俱發涓敗死又曰騎刼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刃其角結火其尾穿城而出壯士隨牛後火光明炫耀燕軍視牛皆龍文所觸輒死　列女傳曰梁姑姊其室失火兄

子與二子在内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户告人曉邪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　增魚豢典畧曰泰伯出獵至於咸陽有火烏流下化為白雀銜緑丹書集於公車　原三輔黄圖曰秦始皇帝葬驪山六年之間為項王所發牧兒墮羊冢中然火求羊燒其槨藏　漢書曰項王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焚其宫室火三月不滅　東觀漢記曰郅惲為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

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冐火伏棺上會火滅　又曰廉范為蜀郡成都地廹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復弊之失火者日屬范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恱又曰梁鴻牧豕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人家問所燒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作躬執其勤　神仙傳曰欒巴為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潄云成都市失火潄酒作雨　樊英列傳曰英隐于壺山甞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潄之

乃令記其日後有從蜀来者云是日大火黑雲平旦從東起須㬰大雨火遂得滅　汝南先賢傳曰郅憲從南郊含酒東北三噀云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果上火事

又曰蔡君仲有至孝之心母終棺在堂西舍失火将至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　陳留耆舊傳曰劉昆為江陵令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霈然下雨詔問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昆曰偶然爾帝曰此長者之言也　英雄記曰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

無船乗簰從漢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宻使輕船走舸百數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然則廻船走去去復還燒者須㬰燒數千簰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遁去　搜神記曰糜竺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去當往燒東海糜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請之曰不可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来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異苑曰晉

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漢髙斬白蛇劒王莽頭等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逌為長史逌取百雞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飛過塹集於羌營火皆然　增葛仙公別傳曰公與客談話時天寒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一大火以共煖焉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出須㬰火滿室坐客皆熱脫衣矣

晉書曰晉宫中甞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愍懐太子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

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主也由是奇之　又曰韓康伯家貧年數歲母為作襦令伯執熨斗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令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　又曰王獻之常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出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怡然徐喚左右扶出　又曰庾亮鎮武昌夜半望見城内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　原抱朴子曰吳世姚光有火

術吴主積荻千束火焚荻了盡光恬坐灰中振衣而起

增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為不食令撤屋而炊　後魏書曰祖瑩好學以夜繼晝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户恐為家人所覺也　又曰蕭鸞遣魯康祚侵太倉口傅永以賊若夜來必應渡淮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以然之其夜康祚等來斫永營東

西二伏挾之康祚等奔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數千級

北齊書曰神武西征登鳳陵命李義深李士畧共作檄文皆辭請以孫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為吹火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 孔帖唐太平公主下降自興安門内設燎相屬道樾為枯 九國志吳盧文進還潤州節度城中火救之不息文進怒自出州門使名馬步使將斬之聲至火即滅 續文獻通考曰唐鄭潛曜

母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其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翼日立愈　宋王銍默記曰周王朴夜與世宗微行止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　續文獻通考曰宋顧筆仙駕筆遇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但見烈焰中乘火雲

而去　又曰遼太宗會同元年三月虎官楊單赴乾寧陵爲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高模翰與趙延壽聚義往救有火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焰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也遂進兵殺獲甚衆　又曰金太祖初伐遼師唐古岱旺結 之地諸軍禳射介而立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爲兵祥明日至扎扎水光復如初後果克敵　又曰收國元年正月進師伐遼次寧江州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酧

白水而拜進逼蘇庫努城大敗遼師　又曰金溫石相州人幼孤母終廬墓側旦作粥一盂析為三食之不復舉火　又曰郭斌女奴者斌守會州城破妻子自焚死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忠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元將聞之為保其孤　又曰元順帝二十三年石州有人持鎗矛忽生火焰抹之即無搖之即有　元史余丙建德遂安人父亡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户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亟撲

不止欲投身火中與俱焚俄暴雨火滅　又曰劉源歸德中年人母吳年七十餘病不能行火起延至其家源趨入抱母為火所焚而死　續文獻通考曰明武宗正德中山東文登縣火起桑樹樹燔而枝葉無損　又曰江西餘干縣仙居寨夜大雷電有光如箭墜旂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士卒撼其旂直飛上竿首因發砲衝之其火四散鎗首皆有光如星湏史而滅　又曰裴慶蘇州人二十七代天師某抵姑蘇知其異人長跪延之慶

約三年後僕我於廬峰頂上遂别去越三年果歸擔棄屨數石壘一洞自入塞其門火自内發焚訖烈焰中猶見慶乘白鶴昇天天師僕於廬峰頂慶果至並去莫知所之　又曰江西唐治父以九十卒鄰家火起或挽之出曰父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後所居歸然獨存孝子竟以薰炙伏棺死

火三

原化雀　流烏上魚豢典畧下史記並詳前二　外照　内陰湛方生論

曰俗之談者以為火外照無納影之能内鑒無朗闇之功也　張隐文士傳曰離火陰居内故鑒之可映也

焚芝　爨柘　抱朴子曰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　淮南子曰夏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

登庫　構祠　左傳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漢書陳勝吳廣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束緼　徙薪　上詳前一　桓譚新論傳曰託言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直而積薪在旁謂曰此有火災即更為曲突而遠徙其薪

光戟　生矛　沈約宋書曰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　漢書曰車師後王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訾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

敵窗　塗隙　上祖瑩詳前二　韓子曰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故丈人無火難白圭無水患

連雞　結

牛（並詳前二）　珠扞　荷厭（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謂趙簡子曰珠足以扞火災則寶之沈約宋書曰殿屋之為圓泉方井藕荷華者以厭火祥）　燄燄　烈烈（上尚書下毛詩並詳前一）　泥中　水上（魏收後魏書曰張天錫時有火然於泥中下易經詳前一）　臨邛井　神丘穴（並詳前一）　延北閣　越東家（范蔚宗後漢書章帝時新平王家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崔鴻前趙録曰劉殷曾祖母柩在殯西鄰失火風飈甚盛殷夫婦叩殯火災遂燒東家）　順星　取日（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注云順火星藏見而出納火也金燧取火於日也）　去藁　徙薪（左傳去表之藁注表火道藁草也漢書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漢時人有上書論徐福先言霍氏也）　燔柴　然筐（書燔柴祭天論衡曰夫

然一筐火爨一尺氷終日不熱持一尺氷置庖廚中終夜不寒何也微之感大不能動也今鄒子不過如筐火尺氷而皇天巨大不徒爨氷庖廚也一仰天歎天為雨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

燒棧 **焚舟** 史張良勸漢王 左傳秦孟明

祭爟 **祈墉** 周禮爟火也祭之者報其為明之功也詳前一 左傳子産祈火於四墉

鑽燧 **徹屋** 周禮改火燧人氏始用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中鑽火各異逐時也 左傳宋樂喜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具正徒令燧正奔火

沈熒 **飛燄** 蜀都賦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燄飛扇

禍始 **治象** 左傳士文伯對晉侯商人閱其禍敗必始於火是以知天道將有火 風俗通詳前一

方揚 **不息** 詩燎之方

揚子詳一　莊

不親　非愛禮表記詳前一　韓詩外傳不數易非愛火也　不禁

先言東觀漢記廉范為蜀守不禁火但嚴水備人歌曰不禁火民安作　漢書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主人後救火乎

鬱彼　赫然鬱彼火氣　葛仙公吐詳前二　供祭祀

救時疾周禮司烜氏以陽燧取明火於日以供祭祀之明燭注以明火爇燭也　司爟氏詳前一

仙公吐　介子焚葛玄詳二　晉文公焚林介子推死　焚雉裘　濡

馬褐晉帝焚雉頭裘下救火　焚柏梁　燒夷陵柏梁焚而作建章以厭火　白

起攻楚燒夷陵　叫宋廟　焚吳宮左傳或叫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

譆　秦始皇時吳宮吏以火照鷰窠燒吳宮　抱薪救　起屋厭文子是猶抱薪而救

火　漢書言越俗起屋以厭火

書焚室　罰焚萊　鄭子産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財下詳前一司爟氏注野焚萊擅放火者

焚巫尪　燒公署　魯旱公欲焚之　晉尚書荀顗曰近太祝署失火燒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內又即已滅頻為詔旨所問主者以詔聞顗責尚書不按禁止此輩皆為過當

濡帷從　朊械救　易林濟濡帷幕欝攸從之蒙茸公屋　劉滎坐事郡付縣獄為野火所及滎朊械救火事畢還獄自著械

災西門　禳回祿　西門之外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鄭子產禳火於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

劒飛武庫　象奔吳師　晉武庫火累代寶盡焚見斬蛇劒飛出屋　左傳楚昭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謂以火繫象尾

丹丘千年　秦宮三月　拾遺記曰丹丘千年之燒　下詳前

二　望而畏之　蹈而死者子產語詳前一論語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廟焚則哭　廐焚則拜禮有焚先人之廟者則哭三日廐焚孔子拜鄉人之為火來

者　兵猶火也　鄭其火乎左傳弗戢將自焚下詳前一　用馬於

四墉　祓禳於四方宋樂喜使祝宗用馬於四墉墉城也積陰之氣故祝之左傳國不

市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陽精　炎德　生木　尅金

陽精上騰　炎氣旁達　雖政在救災　而仁唯愛物

徒望成都之雨　誰反江陵之風　配五行而攸序

備六府而孔修　季桓為政猶止傷人　尼父退朝

不問乎馬 增拜華 刈草一陸賈語火華則拜之詳前一莽煌草以枝相磨則火出詳前一

代日 勝月 拾遺記宛渠國夜則琢然石以代日光火大如粟輝耀一室

服霜 練雲 抱朴子曰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服飛霜之散則不畏熱幼伯子生仲都二人衣重裘曝夏日中周以爐火口不稱熱用此方也 淮南子詳前一

然木 咏枝 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生木晝夜火然得暴風雨火不滅 拾遺記燧明國詳前一

錯木 消金 河圖挺佐輔曰伏羲禪於伯牛錯木作火 淮南子曰金堅則火消之

如輪 似幔 周世宗事詳前二 庾亮事詳前二

內暗 外光 宋張載正蒙曰火內暗而外明 張衡靈憲曰日匹火月匹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

水妃

土母 宋蘇軾詩曰丁女真水妃寒山便火耘　明陸深清暑筆談曰香品皆產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為土母火盛則土得養

反風　潄雨 續文獻通考元僧振藏主性慧居鄞城西海會寺一日往定海見主家火起以杖指之乃反風而滅　漢欒巴詳前二

獸吐　烏銜 續文獻通考明萬歷時延綏定宇四墩房屋上瓦獸口内火燄二三尺　拾遺記曰郢寄宇君珍喪親盡禮去墓一百里每行常有鳥銜火以夾之

八人　四老 孔帖曰唐翟天師乾祐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　又曰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

石軋　木摩 宋程子語詳前一　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然

女丁　婦壬 韓愈陸渾山火詩曰女丁婦壬傳世婚

畬田　焚稾 杜甫詩畬田費火聲

唐書段秀實從涇州別將王童之謀夜焚槀積救火則亂秀實嚴禁備夜中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明日捕斬以狗遂遷涇州

賜粟 **恤災** 逐道宗清寧中事詳一 **焚和** **燒山** 上莊子詳一 圓覺經曰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

照蟹 **驚猨** 宋蘇軾詩曰野竹爆哀聲幽桂飄寃芬悲同秋照蟹快若夏燎蚊 又曰照山炬火落猨驚

陰巖 **陽燄** 宋歐陽修詩曰陰巖火自生 明陸深語詳前二

筒盛 **矛見**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深六十餘丈火上出人以筒盛火行百里餘猶可然也 元順帝時事詳前二

焚槐 **炎草** 莊子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陸景典語曰衝風之吹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紂勢也

如粟 **似紅** 古今注曰宣帝地節元年上郡沙中夜有火如粟出不熱 杜甫詩曰爐存火似紅

吹熒

潛扇劉禹錫觀火詩吹熒照水府　孔帖劉承慶明堂災疏嫠愄潛扇倏忽成災呵雷

遊龍李白詩陶公矍鑠呵赤雷劉禹錫詩赤龍遊玄都鴉銜　熊入續文獻通考明

萬歷中澧州安鄉縣烏鴉羣聚銜絮果火　明孝宗時有熊入城何孟春曰宜慎火未幾城内在處有災或問之孟春曰曾記宋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則謂其倅允諂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已而果然

足底生　石中出遼高模翰詳前二　元史太祖至班珠爾河餱糧俱盡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扎爾射得之遂刳草為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錐可却　烏

不焚杜陽編唐順宗時拘彌國貢却火錐　又曰順宗朝拘彌國貢雀一雌一雄紕黑色大小似燕其聲清厲殆不類尋常禽鳥若置於烈火中火自散去帝嘉其異以水晶籠盛之宮人以蠟炬燒之終不能損毛羽

炖於風　洩於竅柳宗元湘源妃碑潛火熇孽炖於融風　韓愈文火洩於竅而為用

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　無弗與　若

始然孟子昏夜叩人之門户求水火無弗與者　又曰若火之始然　廣壽殿　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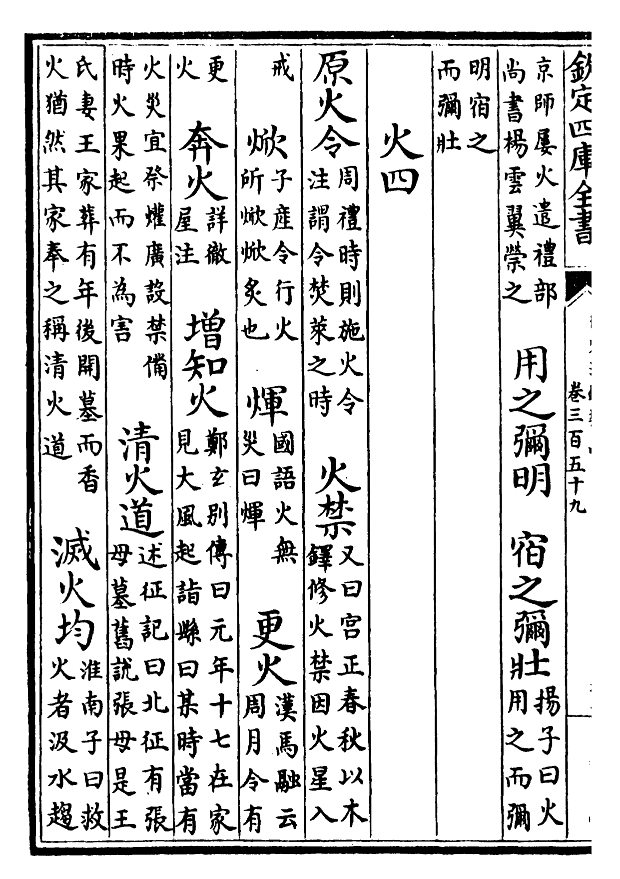
樓五代史唐明宗本紀廣壽殿火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帝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耶　孔帖朱

全忠使將攻時溥拔之溥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　聲至即滅　觀之彌盛九國

志詳前二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昔人以竹木投之取火諸葛丞相往觀視火轉盛　絳旃彤

幢　霞車紅㔩韓愈陸渾山火詩彤幢絳旃紫纛旛炎官熱屬朱冠褌霞車紅㔩日轂轓丹蕤

縹蓋緋旛帑　孝子不舉　尚書遣禜元史詳二　續文獻通考金宣宗興定中



京師屢火遣禮部尚書楊雲翼禜之 用之彌明 宿之彌壯 揚子曰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火四

原火令 周禮時則施火令注謂令焚萊之時 火禁 又曰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因火星入戒 燬 子産令行火所燬燬燬炙也 煇 國語火無災曰煇 更火 漢馬融云更火 周月令有奔火 詳徴屋注 增知火 鄭玄別傳曰元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爟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為害 清火道 述征記曰北征有張母墓舊説張母是王氏妻王家葬有年後開墓而香火猶然其家奉之稱清火道 滅火均 淮南子曰救火者汲水趨

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圓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均也

山火　唐温庭筠燒歌起來望南山山火燒山田微紅夕如滅短焰復相連

寒火　宋邵雍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

遇火不傷　續文獻通考金譚處端號長春子寧海人六歲墮井遇火俱無所傷得道後書龜蛇二字帖吳六酒肆得免火患

然火為疑軍　元史雅克特穆爾傳圖們岱爾及諸王額森特穆爾軍陷通州雅克特穆爾急引軍還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夾河而軍敵列植黍稭衣以氈衣然火為疑兵夜遁

火五

原詩梁庾肩吾遠看放火詩曰風前細塵起月裏黑煙生燄看喬木侵光識遠城　增唐李白續令詠山火

詩曰野火燒山上人歸火不歸燄隨紅日去煙逐暮雲飛　宋范成大燒盆行曰春前五日初更後排門然火如晴晝大家薪乾勝豆稭小家帶葉燒生柴青煙滿城天半白樓烏驚飛啼格磔兒孫圍坐雞犬忙鄰曲歡笑遥相望黄宫氣應纔兩月歲陰猶驕風栗烈將迎陽令作好春政要火盆生煖熱　楊廷秀雪曉舟中生火詩曰烏銀見火生緑霧便當水沈濃一炷却因斷續更氤氲散作霏微煖袍袴須臾霧霽吐紅光煙如雲表生扶

桑陽春和日曛滿室蒼顏渥丹疑醉鄉忽然火冷霧亦滅只見紅爐堆白雪窗外雪深三尺強窗裏雪深一寸香　元宋无出火詩曰前船去速後艅忙暗裏尋艅認火光何處笙歌歸棹晚高燒銀燭照紅妝

原賦潘尼火賦曰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形生於未兆聲發於無象尋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莫見其跡去則不知其往似大道

之未離而元氣之灝瀁故能博贍羣生資育萬類盛而不暴施而不費其變無方其用不匱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羶腥酒醴烹飪於斯獲成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酋醳旨酒醲醇烹鼃煮鼉灼鼈臛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劒解甲釋胄銷鏑為耒鑄戈為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廐及至焚野燎原陸（一作埏）火赫羲林木摧（一作摺）拉沙礫並

麋騰光絕覽雲散霓披遂及衝風激揚炎光奔逸一作煎

玄煙四合雲蒸霧萃山陵為之崩弛川澤為之涌沸去

若風驅疾如電逝紛綸紆轉倏忽橫厲蕭條長空野無

孑遺無隰不灰無坰不斃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

裔榛蕪既除九野謐清蕩枝瘁於凛秋候來春而改生

其揚聲發怒則雷電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暉也

甄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濟育羣生則天地之惠也是

以上聖人擬火以制禮鄭僑據猛以立政功用關乎古

令勲績著乎百姓　戴逵流火賦曰火憑薪以傳燄人資氣以享年苟薪氣之有竭何年燄之恒延　增唐王起鑽燧改火賦曰爾其始也命工徒案林麓選槐檀之樹榆柳之木斬而取也期克順於陰陽鑽而改之序不愆於寒燠爾其鑽也勢若旋風聲如驟雨星彩晨出螢光夜聚青煙生而陽氣作丹燄發而炎精吐影旁射而曜威氣上騰而作苦冠五行以斯用審四時而是取司方守赤以備乎南北東西利物濟人用配乎金木水土

其猛也物則望而畏矣其炎也人則寒而附之及乎日月其逝春秋相推取捨有常必假於人力新舊迭用無乖於天時　又取榆火賦曰太蔟中律勾芒整轡擇木之宜順天之利歷歷初種常散莢而如錢煌煌是求必鑽木而成燧啓炎上之氣當發生之辰佐暄妍於獻歲助煦嫗於陽春比皇明之燭幽既自邇而及遠叶時令而委照是捨舊而謀新　崔湜野燎賦曰旭日照爛晴風蕭索憑熛鼓威倏忽而作光赩赩而傍翕氣曈曈而

上薄翻紫燄於半天迸紅星而四落䫻𩙡雹烈雄然雷奔泉汨飈飋沙騰霧昏其始也杳然若六氣含象開混元其少進也赫焉若十日揚光登天門經雪窟而歊霱突氷凌而沸液烈士賈勇懦夫增氣開耳目之溷濁蕩胸襟之滯欱

謝觀清明日恩賜百官新火賦曰木鐸罷巡乃灼燎於榆柳桐花始發賜新火於公卿初燄猶短新煙未密我后乃降睿旨茲錫有秩中人俯僂以聳聽蠟炬分行而對出炎炎就列布皇明於此時赫赫遥

臨遇恩光於是日覲夫電落天闕紅排内垣乍歷闉璅
初辭渥恩振香爐以朱噴和曉日而燄翻出禁署而螢
分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門燧逐来命風隨驛騎咸就
地以照臨示廣德之遐被燿燿當門煙助松篁之茂熒
熒滿目燄如桃李之春

烽燧一

增説文曰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　漢書注文頴曰
邊方備寇立高土櫓櫓上設桔槔桔槔頭兜零薪草置

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多積薪寇至即然之曰燧顔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隋本紀曰隋法賊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　元史巴延克宋拜表曰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直接於錢唐

原甘氏天文占曰權舉烽表遠近沈浮權四星在軒轅尾西邊地警備烽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令井桔槹火錘其頭若警備急然火其頭放之權重本低則末仰見烽火　玄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煙光傳言

虜且欲起欲知審來否以言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來得陰者為來法　墨子曰烽火已舉言寇所從來多少

蔡邕從朔方上書曰既到從所乘塞守烽職在望候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庾闡揚都賦注曰燧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　增唐六典曰凡烽候所致大率相去二三里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隨賊多少為差開元二十五年勅以邊隅無事內地置烽量停近畿烽二百六十所又鎮戍每日

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　酉陽雜俎曰邊亭候烽用狼矢以其煙直上風吹不斜也　續文獻通考宋許應龍奏曰邏者烽燧告警敵情叵測

烽燧二

原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為烽燧火鼓似有寇至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漢書曰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曰廉范為雲中太守始到烽

火日通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令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　又曰馬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又曰郭伋為并州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　述征記曰戲水注渭東有周幽王壘昔幽王亟舉烽以悅褒姒犬戎遂伐周諸侯玩而弗至戰敗死於斯地　增王世充營於黑

石園李密於月城窟密直馳黑石連舉六烽乃解圍

續綱目宋韓世忠圍金淮揚金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烏珠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遂引去

烽燧三

增詩唐杜甫夕烽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閶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原書晉蔡謨與弟書曰軍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遥見

鼓可遥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近別菽麥者皆當解之而王苟諸人癡頑之甚乃至於是常令人怪之然烽鼓之法當豫敕諸軍見烽聞鼓便嚴而此間恒舉烽之後須文書上言乃符遊軍須被符乃當嚴昔年石頭夜半舉烽至明日食時臺中乃知弟在石頭時隅中舉烽至下晡遊軍故未嚴此即是苟晞等覆車之軌也

煙一

原說文曰煙火氣也焆焆然也　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增元史祭祀志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煙為歆神始宗廟則焫蕭祼鬯所謂臭陽達於牆屋者　又曰一曰禮神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　又曰三曰升禋禋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　韓非子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　原春秋繁露曰人之言

醞去煙此奇怪也非人所意也禍福利害無有奇怪乎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　又曰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憤於中而形於外也譬水之下流煙之上尋火從南反夫又孰推之　又曰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惑也　增抱朴子曰伯喈識絶音於煙燼之

餘　唐靈辟子曰煙灰同出飛沈自分　鍾會芻蕘論曰焚林成煙其似如雲　原拾遺記曰員嶠山西有星池出爛石常浮於水色紅質虛似肺燒之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雲徧則成香雨　增顔延之連珠曰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　唐栁宗元文曰夜爇膏炬晝夌風煙

續文獻通考曰金受尊號啟上下鳴鞭戛敔樂止儀使副等添香爐煙升　宛署雜記曰燕城煙火有花草人

物等形統名煙火勲戚家集百巧為一架分四門次第傳藝通宵以為樂

煙二

原列仙傳曰甯封子黄帝時人為陶正有神人過之為其掌火能令火出五色煙教其積薪自燒而隨煙上下猶有骨時人葬之　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鵶繞煙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為立臺號曰思煙　列子曰趙襄子狩於山中籍

彷皤林㙜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𤎚上下衆謂之鬼物察之則人焉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相為長沙太守常食乾飯不發煙爨　晉書曰苻堅之將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後為慕容冲所滅　後魏書曰慕容超之將亡也南郊柴燎燄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火盛煙滅國其亡乎　許邁别傳曰邁少名映有道術高平閻慶就映受業慶方去映為燒香皆五色煙出映亦自去莫知所在

增廣古今五行記曰前京御史宋詡房壁中煙出掘而視之別柱然焦詡謂弟澄曰柱之為字主在木右宋字含木木焦宋破而主存此災之大者也宜思防之

唐哥舒翰傳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熛焱熾突騰煙如夜　元史王閏東平須成人父嘗卧疾夜然長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閻煙燄閉寢户閏突入火中觧衣裳父抱而出

煙三

原火含　水滅上詳前一　漢書曰漢元帝時有童謡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

噪鴉　去黽上詳一下詳二　漲天　連雲沈約宋書曰桓玄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煙漲天謙等諸軍一時土崩　劉向熏爐銘曰中有蘭蔚朱火青煙蔚術四塞上連青雲

五色　四合上詳前二　潘尼火賦曰玄煙四合

增咒棗　名雷宋儲泳祛疑說曰舊聞咒棗煙起心知其為術而不知其所以也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煙者藏藥於棗託名以咒然之則藥如煙起　又曰向有行雷法者以夜游丈納數藥合而為香每燒則煙聚爐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為藥術也

凝光　含明王勃序煙光凝而暮山紫　黃庭經肝神龍煙視含明

傍起　暮雜潘岳誄青煙傍起櫪

馬長鳴歐詩

明嵐雜暮煙

五侯家 元海瓊子曰人當動念之時則六窗煙昏七竅風號

五侯家 六窗昏 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

煙四

原詩梁簡文帝煙詩曰浮空覆雜影含樹密花藤乍如洛霞發頗類巫雲登映光飛百仞從風散九層欲持翡翠色時吐鯨魚燈 陳張正見浦狹村煙度詩曰茅蘭夾兩岸野燎燭中川村長合夜影水狹度浮煙妝光暗烏弋分火照漁船山人不炊桂樵華幸共然 增唐李

嶠詠煙詩曰瑞氣凌青閣空濛上翠微迴浮雙闕路遥拂九仙衣桑柘迎寒色松篁暗晚暉還當紫霄上時接彩鸞飛　王良士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爐煙詩曰霜戟羅仙仗金爐引御煙霏微雙闕麗溶曳九門連拂曙祥光滿分晴瑞色鮮　崔立之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爐煙詩曰飄飄縈内殿漠漠淡前軒聖日開如捧卿雲近欲渾輪囷洒宫闕蕭索散乾坤　裴次立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爐煙詩曰芬馨流遠近散漫入貂蟬霜仗

凝逾白朱闌映轉鮮始看浮闕在稍見逐風遷　僧處默遠煙詩曰霭霭前山上凝光满薜蘿髙風吹不盡遠樹得偏多翠與晴雲合輕将淑氣和正堪流野目朱閣意如何　元趙孟頫贈放煙火者詩曰人間巧藝奪天工鍊藥然燈清晝同柳絮飛殘鋪地白桃花落盡滿街紅紛紛粲爛如星隕爥爥喧豗似火攻後夜再翻花上錦不愁零亂向東風　明袁凱新煙詩曰覆堤初冉冉渡水尚遲遲一樹梨花色猶能似舊時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九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

火部二 燈 燭 庭燎 薪 炭 灰

燈一

原說文曰錠謂之燈 呂靜韻集曰無足曰燈有足曰錠 增漢賦金釭唐詩銀釭及月釭星釭紅釭等皆燈名 原漢書曰金枝秀華庶旄翠旌金枝銅燈百二十枝秀華中主有光華也 增又曰膏以明自煎 金史章宗紀泰和二年幸

芳苑觀燈　元史祭祀志太社太稷木燈籠四十絳羅燈衣百一十紅挑燈十　孫子曰火光明天者燈燭何施焉　原淮南子萬畢術曰取蚖脂為燈置水中即見諸物　增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　原離騷曰娛酒不廢沈日夜蘭膏明燭華銅錯言燈錠盡銅琢禽獸有華英也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入咸陽宮秦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銜燈然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盈盈焉　王朗秦故事曰百

華燈樹正月朔朝賀殿下設於三階之間端門外設三尺五尺燈月照星明雖夜猶晝　張敞東宮舊事曰宮有銅駞（一作鴨）頭燈二銅倚燈三供户外用夕供油七合太子納妃有金塗四尺長燈一銀塗連盤短燈二金塗連盤鵲燈一　洞冥記曰漢武然芳苡燈於閣上光色紫有白鳳黑冠黑龍馬足來戲於閣　又曰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以麟鬚拂拂霜蛾赴燈者芳苡草出奔廬國霜

蛾如蜂　增南越志曰昔有嬾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為竒獸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然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嬾之性不革也　唐酉陽雜俎曰建中時光宅寺僧竭鑄銅蟾為息煙燈天下傳之　宋黄山谷與黨伯舟書云欲作錫燈檠一枚高七寸盤闊六寸足作三鴈足不須高受盞圈徑二寸半盞面三寸盞傍作小圈如釵股屈之鴈足燈漢宣帝上林中燈制度極佳至今士大夫家有之　文獻通考曰宋朝上元觀燈樓

前設露臺臺上奏教坊樂　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中廣樂園燈山焚　又曰明永樂中增定鹵簿有鰲燈三對　胡應麟甲乙剩言曰余嘗於燈市見一燈皆以卵殼為之為燈為蓋為帶為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必有欀拱窗楹金碧輝耀可謂巧絶帝京景物畧曰正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稭作棚周懸雜燈地廣二畝門徑詰曲藏三四里入者誤不得徑即久迷不出曰黄河九曲燈　又曰燈市惟内

臣秉筆朝臣閤部外臣計吏不得過市猶古罰帟幕蓋帷遺意

燈二

增拾遺記曰周穆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列璠膏之燭徧於宮内又有鳳腦之燈氷荷以覆其上　原又曰海人乘霞舟以雕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亦曰通霞臺然龍膏為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者

美人挽絕其冠纓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埽除宮内然九光之燈　漢書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幄而令帝居他帳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視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恒滿燈九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　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夜宴設琉璃屏風列金麻油燈於内外如無屏風　劉向別傳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增東觀漢

記曰上從長安東歸過汧韋祭遵營士衆作黄門武樂至夜御燈火　原風俗通曰郅伯夷宿亭止樓上然燈夜有魅來伯夷蹴殺之以燈照乃老狸也　漢書曰董卓然臍為燈　語林曰嵇中散燈下彈琴見一人黒衣康乃吹燈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荀采傳曰荀采爽女為陰瑜妻而夫亡爽逼嫁與太原郭奕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其帷帳建四燈斂色正坐郭氏不敢逼　鄴中記曰石虎正旦會於殿前設百二十枝燈　增唐書

曰皇甫無逸為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燈　又曰睿宗好樂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僧娑陁婆請夜開門然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　天寶遺事曰韓國夫人造百枝燈高八十尺然之光照數里　言行録曰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　蒙求

云陳彭年幼好學母以一子特所鍾愛禁其夜誦彭年輒篝燈密室不令母知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元年十二月然萬漁燈於雙溪　元史曰張養浩濟南人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戸張燈竊讀後拜禮部尚書英宗即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内庭張燈爲鼇山即上疏於左丞相拜珠拜珠袖疏入諫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　宋濂孫孝子傳曰元季瑄據

益都孫明十歲被掠至洪溝明夜遁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相慰曰我兒其反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　又王昺傳曰元王昺七八歲時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

四友齋叢說明孝宗嘗問内侍曰在京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讌會那得工夫内侍荅云惟是夜間飲酒孝宗曰夜間飲

酒騎馬醉歸何處覓燈燭令後各官飲酒回家逐舖皆要燈籠傳送自是兩京皆然雖風雪寒凜之夕夜半呼燈未嘗缺之

燈三

原豹髓 龍膏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駞頭 鳳腦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芳苡 蘭膏上詳前二下詳前一 銅倚 玉枝並詳前一 蔔籠

荷蓋沈約宋書曰高祖清簡寡欲牀頭有土障壁上有葛燈籠下詳鳳腦注 百枝 九

光傅玄朝會賦曰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下詳前二 蚖脂 鳳膏並詳前一

恆滿 常生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增紅裳 青凝 異聞集云唐楊穆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弔孤影楊問爾甚姓氏曰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揚釋教封西明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封妾為西明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奘生蛾郎不復強暴矣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開元遺事云寧王宮中帳前羅列木雕矮婢飾以綵繪各執花燈自昏達旦名曰青凝 列錢 銜壁 班固賦曰金釭銜壁是為列錢注曰燈盞列於室有似列錢 朱燼 青光 庾信賦輝輝朱燼焰焰紅熒又曰燼長宵久光青夜寒 浮水 含光 元維則詩曰一燈浮水夜船歸謝朓詩含光似燭龍 長明 無盡 山堂肆考江寧縣寺有晉時長明燈至隋平陳猶不滅 維摩經諸弟子有法

門名無盡燈譬如一燈然百千燈皆然

琉璃形　瑪瑙樹 歲時雜記隴西窮州賣藥朱家燈號天下第一以琉璃為諸物之形孔帖吐光羅永徽二年獻瑪瑙燈樹高三尺

黃龍吐水　白鷺轉花 又曰玄宗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皆燈也

燈四

增燈燼繁 杜詩曰頭白燈明夜何須花燼繁

燈影照 又曰燈影照無寐

乞禁松明 笑林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正用榷油以助軍須俄有司言官油估賣不行多有松明攙奪乞行禁止蓋民間然松明為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其禁遂止

神燈 孔帖唐玄宗朝謁亳州太清上尊號是夜神燈見

山燈 又曰于峒為襄陽點山燈

影燈 廣記開元初元夜結彩樓三十餘間葉法善曰西涼府燈亦亞於此令玄宗閉目已在霄漢降而及地睹影燈亘數十里以鐵如意易酒翼日使使驗之其事誠然非謬

漆燈 江南野史沈彬居有一大樹嘗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之乃古塚其間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銅牌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燈火異常 續綱目宋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賈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挑殘雨 元郭鈺詩青燈昨夜挑殘雨

搖鄉夢 又曰燈影搖鄉夢

荷葉燈 輿志燕市七月十五夜兒童爭持長柄荷葉然燈其中繞街而走青光熒熒

燈五

原詩晉習鑿齒詩曰煌煌閑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風煒爗風與燈升降　齊謝朓詠燈詩曰發翠斜溪裏蓄寶宕山峰抽莖類仙掌銜光似燭龍飛蛾再三繞輕花四五重孤對相思夕空照舞衣縫　梁簡文帝詠籠燈詩曰動焰翠帷裏散影羅帳前花心生復落明銷君詎憐　紀少瑜詠殘燈詩曰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燭裁得解羅衣　王筠詠燈檠詩曰百華曜九枝鳴鶴映冰池朱光本内照丹花復外垂流暉悦嘉容

翻影泣生離自銷良不悔明白願君知　吴均燈詩曰
昔在鳳皇闕七采蓮花莖陸離看寳帳爛漫照文屏擔
豔煙光轉氛氳霧裏輕能方三五夜桂樹月中生　范
靖妻沈氏詠燈詩曰綺筵日已暮羅帳月未歸開花散
四照含光出九微風軒動丹焰水宇淡清輝不奈輕蛾
繞唯恐曉蠅飛　陳江總三善殿夜望山燈詩曰百花
疑吐夜四照似含春的的連星出亭亭向月新採珠非
合浦贈珮異江濵若任扶桑路堪言並日輪　增唐顔

眞卿夜宴詠燈詩曰桂酒牽詩興蘭膏照客情詎慚珠乘朗不讓月輪明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清帶花疑在樹比燎欲分庭顧已慚微照開簾識近汀　李頎寺中賦得紗燈送綦毋三曰禪室吐香燼輕紗籠翠煙長繩挂青竹百尺垂紅蓮熠爚衆星下玲瓏雙塔前含光待明發此別豈徒然　韓愈詠燈花同侯十一曰今夕是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㷮那肯待春紅黄裏排金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劉長卿寒

釭詩曰向夕燈稍進空堂彌寂寞光寒對愁人時復一花落但恐明見累何愁暗難托戀君秋夜永無使蘭膏薄　韋應物對殘燈詩曰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　李商隱詠燈詩曰皎潔終無倦煎熬亦自求花時隨酒遠雨後背窗休冷暗黃茅驛暄明紫桂樓錦囊名畫掩玉局敗棊收何處無佳夢誰人不隱憂影隨簾押轉光信簟文流客自勝潘岳儂今定莫愁固應留半燄迴照下幃羞　韓偓詠燈詩曰高

在酒樓明錦幕遮隨漁艇泊煙江古來幽怨皆銷骨休向長門背雨窗　宋范致能上元紀吴下節物俳諧體詩曰貧當仙子洞坊巷燈以連枝竹縛成洞門多處數十里菡萏化人城蓮花燈最橋炬疑龍見舟人接竹危橋之表置一燈望之如星多橋星訝鵲成橋燈小家厖獨踞犬燈高閈鹿雙撐屏展輝雲母琉璃屏風簾垂晃水精琉璃簾萬窗花眼密萬眼燈以碎羅紅白相間砌成工夫妙天下多至萬眼千隙玉虹明琉璃毬燈每一隙映成一花亦妙天下簷蔔丹房挂梔子燈葡萄綠蔓縈葡萄燈方縑繙史冊生綃糊方燈畫史冊故事圖人喜看圓魄綴門

衢月燈擲燭騰空穩小毬燈時擲空中推毬滚地輕大滚燈映光魚隱見琉璃壺瓶貯水養魚以燈映之轉影騎縱橫馬騎燈里巷分題句每里門作花燈題好句其上官曹別扁名官府名額多以絹或琉璃照映元胡乘龍燈花給韻詩曰寸燼能偷造化權花開花落自黃昏豈憑根本栽培力暫借膏油養育恩隔慢乍疑籠日幄展屏聊當避風幡彫零滿案無人問付與青娥淬鬢痕明唐順之元夕詠氷燈詩曰正憐火樹鬬春妍忽見清暉映夜闌出海蛟珠猶帶水滿堂羅袖欲生寒燭花不

礙空中影暈氣疑從月裏看為語東風暫相借來宵還得盡餘歡

原賦漢劉子駿燈賦曰惟兹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剝削頭頸委虵負斯明燈躬含氷池明無不見照察纖微以夜繼晝烈者所依　魏殷臣鯨魚燈賦曰横海之魚厥號惟鯨普彼鱗族莫之與京大秦美焉乃觀乃詳寫載其形託於金燈隆脊矜尾鬐甲舒張垂首俛視蟠於華房狀欣欣以竦峙若將飛而未翔懐蘭膏於胸臆明制

節之謹度伊工巧之奇密莫尚美於斯器因綺麗以致用設機變而罔匱匪彫文之足瑋差利事之為貴永作式於將來跨千載而弗墜　晉夏侯湛釭燈賦曰殊珍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煙致巧金銅融冶甄流陶形定容爾乃隱以金翳疏以華籠融素膏於回槃發朱燿於綺窗宣耀蘭堂騰明廣宇錟煜爚於茵筵煥照𤓰乎屏組　孫惠百枝燈賦曰熠若雲停爛似星布　范堅𧋍燈賦曰爾乃旋閑房升玉榻列華盤鑠凝𧋍浮炷頛其

始然祕闈於是乃闔旁映文楹仰暉丹桷赫如燭龍吐輝爛若翳陽復旭　梁簡文帝列燈賦曰何解凍之嘉月值蓂莢之盡開草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九微間吐百枝交布聚類炎洲疎同火樹競紅蘂之晨舒蔑丹螢之昏鶩蘭膏馥氣芬炷擎心寒生色淺露染光沈

江淹燈賦曰淮南王信自華淫命緑女𢘫餌丹砂而學鳳音紫霞没白日沈挂明燈散玄陰顧謂小山儒士斯可賦乎於是泛瑟而言曰若大王之燈者銅華金檠

錯質鏤形碧為雲氣玉為仙靈雙流百枝豔帳充庭照錦地之文席映繡柱之鳴箏悠靈修之浩蕩心何疑而永平茲侯服之誇詡而處士所莫營若庶人之燈者非銀非珠無藻無縟心不貴麗器窮於樸是以露冷帷幔風結羅紈螢已引桂蛾欲辭蘭秋夜如歲秋情若絲怨此懷抱傷此秋期必丹燈坐歎欲說忘辭至夫霜封園橘冰裂池蘋雲雪無際河海方昏冬膏既凝冬箭未度悄連冬心寂歷冬暮亦復朱燈空明但為君故　周庾

信燈賦曰九龍將暝三爵行棲瓊鉤半上弱木全低窗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翡翠珠被流蘇羽帳舒屈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荆臺之上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蚖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況復上蘭深夜中山醑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低歌著節游絃絶鳴輝輝朱燼燄燄紅榮乍九光而連彩或雙花而

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增唐馮真素燈賦曰
顧茲燈之熉炫保謙光於自薦推九華於洞房攢百枝
於複殿光逶迤於舞袖影朦朧於歌扇絲竹夜響綺羅
春絢玉階星列金釭花徧至若上客將歡中尊未闌吐
氤氳於玉宇流醯溢於金盤雜行月而浮桂乘流風而
泛蘭瑟韻諠兮逾炳更籌深兮轉寒覺離筵之閒寂知
別恨之良難別有蕩子遼水賤妾空閨掩錦屏而綿歎
下羅幔而長啼既嬋娟於永夕亦委鬱於孤棲花伴妝

而共落煙繞思而俱迷況乃古人處否通道居幽門庭
閒寂景物清秋憤書劒之無託意年華之不留抱枯簡
以銳想對寒燈而足愁及其遇曉韜暉乘昏吐耀明以
利物光非自照希助美於太陽豈爭暉於庭燎雖寓詞
於感物終有類於體要　明鍾惺燈花賦曰夫何連卷
離奇之絳萼兮乃從寒燄而擢跗惟青蓮之寄生於火
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釭以為盎兮瀉蘭膏而
作渠幹寸藁之柔心兮儼碧筒之挺夫紅芙於是初苞

蕾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囷以象華葩細芬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蘂珠之流耀兮或結縏而翳乎太清乃忍微靄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挑兮懼警條而落英背擩隙之商飈兮慮乍定而忽驚俄䰠魌而哉生兮終然華煜煜以數榮愚彼寒蛾之貪明而搴芳兮㪃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委屬乍蔽乍虧若離若續疑矞雲之承夫桂輪兮類朝霞之涯夫若

木散幽藹而結孤秀兮宛翠毦與金支綴春花於火樹兮豈若獨莖之秋持然青藜於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垂垂粲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何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欲臺以樓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繇兮曰有遠期晤言適兮

原賛晉支曇諦燈賛曰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百枝並曜飛煙清夜流光洞照見形悅景悟旨測妙

原銘漢李尤金羊燈銘曰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載

耀作明以續　魏嵇康燈銘曰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耀華縵長舒　晉傅玄燈銘曰晃晃華燈含滋炳靈素膏流液元炷亭亭丹水揚輝飛景蘭亭

燭一

增燈燭總論曰燭捲帛等物為心四向澆以蠟為之點之光輝連屬不息然有小大不等亦燈之別名也　原周禮曰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供墳燭（墳燭麻燭墳大也）祭祀共明燭（以燧取明火於日）　儀禮曰燕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

宫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　禮記曰侍坐燭至起異晝夜也　又曰燭不見跋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也　又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增又曰男子入内女子出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童子隅坐而執燭　又曰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蜀志曰晝不操燭日有餘光　唐國史補云京師歳旦曉漏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華燭百炬擁馬方布如城謂之火城　元

史祭祀志天壇椽燭四皆銷金絳紗籠自天壇至内壝外及樂縣南北通道絳燭三百五十素燭四百四十皆絳紗籠御位椽燭六銷金絳紗籠獻官椽燭四雜用燭八百　原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毁蘭膏以明自銷　增淮南子曰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愈然而消愈急　王符潛夫論曰隅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則盡照矣後燭而益明二者相因以成大光抱朴子曰慕惡者猶宵蟲之赴明燭焉　又曰明燭宵

舉飛蟲羣起　宋東萊子曰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　朱子曰日月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　原地鏡圖曰相玉見美女子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石中有玉矣

增楚辭曰室中之觀多珍怪蘭膏明燭華容備　陸

元恪毛詩草木疏曰木蓼擣為燭明如胡麻燭　續文獻通攷曰金法駕用籠燭三十二　又曰元祭祀有剪燭官

燭二

增左傳曰陳公子完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燭繼之　原尚書大傳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增史記曰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居

舍崩舍女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乃撤草續之至明不二　原又曰始皇塜中以人魚膏為燭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悮書舉燭燕相受書曰舉燭髙明髙明者舉賢而任之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其鄰婦李吾之屬合燭夜績徐最貧而燭不屬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埽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

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闇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
復與夜績　增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
蜜燭二百枝帝厚報遣其使　又曰匡衡勤學而無燭
鄰舍有燭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而讀之　原謝承後
漢書曰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暝之中不然官燭
玄晏春秋曰計君又授予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
匈奴傳不識棠梨孫塗之字有一奴執燭顧而問之奴
曰棠梨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予於

是曠然發寤 世說曰王君夫粭糖澳釜石季倫以蠟燭灼炊 增晉書云周顗弟嵩嘗因酒以所執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齊書云竟陵王夜集刻燭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蕭文琰曰何難之有乃與丘揩江洪共擊銅鉢為五韻詩響絶而成原後魏書曰世祖南伐劉義恭獻蠟燭 增又曰高祖嘗幸清徽堂命黄門郎崔光鄴郭雅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高祖曰燭至辭退異姓之禮在宗

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北齊書曰郎茂年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玄象刑名之學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恒節其燭　酉陽雜俎曰劉沔深入敵境月黑風冷意必斃矣忽有人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燭在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雙旌上有兩燭　唐書云令狐綯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花炬送還院吏皆驚吏以天子來及至乃綯故驚馬　又云柳公權為翰林學士夜名書

詺燭窮而詺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　天寶遺事云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朿帶每遇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　開元遺事云寧王夜集有戲燭似蠟非蠟似脂非脂每酒酣狂作則昏翳否則大明謂之妖燭　杜陽編云同昌公主病術士米賨獻以香蠟燭其燭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爇之郁烈之氣可聞百步煙出其上即成樓臺殿閣之狀蠟中有蜃脂故也　涑水記聞云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

兵他顧燭然公鬚遂袖揮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勿易曰渠方解執燭矣

歸田錄云寇萊公自少不點油燈雖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不然官燭與容相對油燈一炷　元楊仲弘集序仲弘與臨江范亨父同為史官每同舍下直回翔留署或至見月月盡繼燭相與刻苦寒暑不易　寓圃雜說明陳選崇尚道學為繡衣提學南畿惟以禮義廉恥教化諸生讀書必自小學始其來居必學舍夜則秉燭

命諸生講觧

燭三

原照辟 映書 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之齊出關遇蘇子曰江上處女有家貧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無燭者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埽室布席何愛餘光之照四辟者 下詳前二 絶纓

陳席 司馬彪戰畧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王曰人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曰羣臣皆絶去冠纓然後上燭 下詳前二 益明 坐

闇 潛夫論詳前一 美女戴 飛蟲赴 並詳前一 武王晨舉 少

翁夜張 王充論衡曰武王伐商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推掩不備 下詳燈 以繼 不

操左傳詳前一蜀志詳前一　隅坐執　夜遊秉禮記詳前一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賦詩刻　奕棊執齊竟陵王事詳前一後魏書甄琛奕棊令蒼頭執燭睡加杖奴曰郎君若為讀書不敢辭　侍君息　留賓待尚書大傳曰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　長袖留賓待華燭　滅燭留髡　執燭投顗史齊威王問淳于髡飲幾何髡曰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堂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能飲一石　晉書詳前二　非燭何見　無燭則止禮記治國而無禮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下詳前一　鵻鵔　魚形　增連枝　同心李白擣衣篇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　山堂肆考曰皇太子納妃挂同心之燭　檢書　擊毬

杜甫詩檢書燒燭短　續世說五代淮南楊渥居喪晝夜歡飲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火城　燭圍　國史補詳前一又明高季迪詩曰火城如畫夜寒銷　開元遺事云楊國忠每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行立呼為燭圍韋渉家宴亦然

龍涎　蠹脂　宋陸游避暑漫抄曰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為燭兩行列數百枝豔明而香溢釣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比太后回鑾復值稱壽用宣政故事列數十炬　杜陽編詳前二

蘭膏　蓮炬　合璧曰以蘭漬膏取其香也　宋錢氏私志曰王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名來賜酒宴罷月將西沉上命撤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

然鬚　揉紙　涑水記聞詳前二　柳公權詳前二

冷翠　愛紅　李賀詩冷翠燭光彩　合壁詩集曰吏長愛燭紅

垂蘭　吐日　李賀詩曰蠟蜜垂蘭燼　杜甫詩銅盤燒蠟光吐日

執燭奴　剪燭刀 申王事詳前二元祭祀志有剪燭刀二

燭四

原明燭　銀燭　龍銜 盤龍銜燭 鳳銜 鑄鳳銜蓮 增致神張燭 山堂肆考曰漢武故事武帝所幸李夫人死甚思悼之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明燭上居他帳中遥見李夫人不得就視 龍鳳燭 南唐近事曰韓賓亮僱之子常言僱七之日温陵帥間其家藏箱笥頗多使覯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 發燭 彙苑詳注曰杭州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黄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兒蓋以發燭及代燈燭用也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人之所製歟宋陶穀學士呼之為引光奴 題詩 合璧曰題詩燭炬紅 黄

燭元史祭祀志曰黄燭二百雜用燭二百

燭五

原詩齊謝朓詠燭詩曰杏梁賔未散桂宫明欲沈曖色輕帷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遺我洞房陰　梁孝元帝詠池中燭影詩曰魚燈且滅燼鶴燄暫停輝自有銜龍燭青光入朱扉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微入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低扇月落霧上珠星稀章華終宴所飛蓋且相追　又古意詠

燭詩曰花中燭燄燄動簾風不見來人影迴光持向空　簡文帝和詩曰花中燭似將人意同憶啼流膝上燭燄落花中　庾肩吾燭影詩曰重燄垂花比芳樹風吹水動俱難住春枝拂岍影上來還杯繞客光中度　劉孝威和簾裏燭詩曰開關簾影出參差風燄斜浮光燭綺席凝滴汙垂花　又禊飲嘉樂殿詠曲水中燭影詩曰火浣花心猶未長金枝密燄已流芳芙蓉池畔涵停影桃花水脈引行光　王筠詠蠟燭詩曰執燭引佳期

流影度單帷朣朧別繡被依稀見蛾眉莢明不足貴焦燼豈為疑所恐恩情改照君尋履綦　劉孝綽賦照綦燭詩曰南皮絃吹罷終奕且留賓日下房櫳闇華燭命佳人側光全照局迴花半隱身莫辭纖手倦羞令夜向晨　唐太宗詠燭詩曰鋑聽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鎮下千行淚非是為思人　又曰九龍蟠鋑動四照逐花生即此流高殿堪持待月明　增李嶠詠燭詩曰兔月清光隱龍盤畫燭新三星花入夜四序玉調辰浮炷依羅

幌吹香匝綺茵若逢燕國相持用舉賢人　褚亮詠燭
花詩曰蘭徑香風滿梅梁暖日斜言是東方騎來尋南
陌車馨星臨夜燭肴月隱輕紗莫言春稍晚自有鎮開
花　鄭谷蠟燭詩曰仙漏遲遲出建章宮簾不動透清
光金圍露白新裁詔畫閣春紅正試妝淚滴杯盤何所
恨燼飄蘭麝暗和香多情更有分明處照得歌塵下燕
梁　白居易因夢得題公垂所寄蠟燭因寄公垂詩曰
照梁初日光相似出水新蓮豔不如却寄兩條君領取

明年雙引入中書　王建長門燭曰秋夜牀前蠟燭微銅壺滴盡曉鐘遲殘光欲滅還吹著年少宮人未睡時

宋孫明復蠟燭詩曰六龍西奏入崦嵫寂寞華堂漏轉時一寸丹心如有用便為灰燼亦無辭　元薩都拉詩曰火盡無茶味更長過燭心　黄庚詩曰分茶醒酒容添燭了殘棊　孫淑詩曰繡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

明楊慎華燭引曰菖蒲傳酒座欲闌碧玉舞罷羅裳單流雲影射荆王枕曉露光揺漢帝盤

原賦晉傅咸燭賦曰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夜飲以忘愁顧惟燭之自焚以致用亦猶殺身以成仁矣㳙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暝匪火不彰故六龍銜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日中則昃月虧於望時邁靡停晝不於常背三接之昭昭即旋開之有傷何遠寓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鷄鳴之未央徒伏枕以展轉起然燭於閑房揚丹輝之焯爍熾朱燄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

歎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愔愔遂命尊而設觴爵乃
延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既倦引滿行盈樂
飲今夕宴慰我情　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雲母窗中合
花氈茱萸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
須然下弦三更未有月中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挂同心
之明燭施雕金之麗盤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轉辟邪而
取正推欞窗而畏寛綠炬懐翠朱燭含丹豹脂宜火牛
膝耐寒銅芝抱帶復纏柯金藕相縈共吐荷視横芒之

貽矐見客淚之蹉跎漸覺流珠走孰視絳花多宵深色麗燄動風過夜久唯煩鋏天寒不畏蛾昌蒲傳酒座欲闌碧玉舞罷羅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迴照金屏裏脈脈兩相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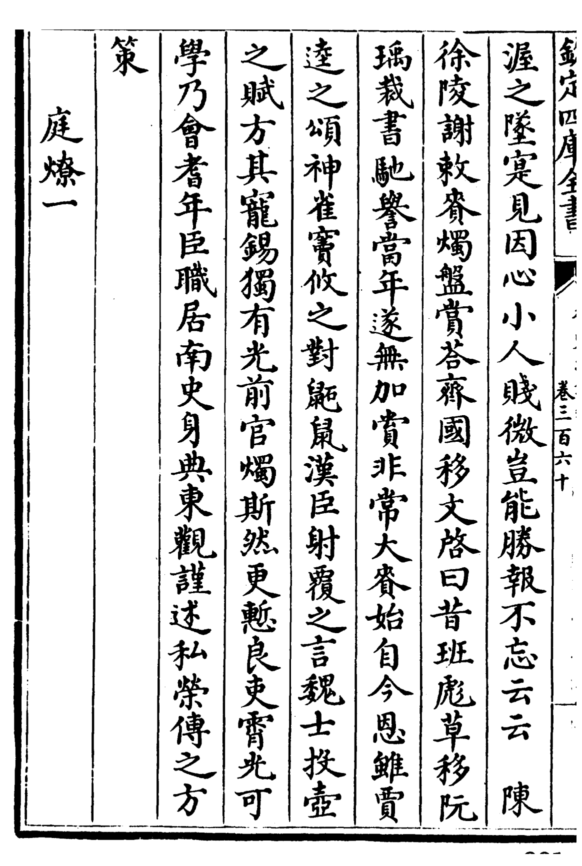
元帝對燭賦曰月似金波初映空雲如玉葉半從風恨九重兮夕掩怨三秋兮不同爾乃傳芳酴揚清曲長袖留賓待紅燭燭燼落燭花明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風來香轉散風度焰還輕本知龍燭應無偶復訝魚燈有舊名燭火燈花一雙炷詎照離

人兩處情　周庾信對燭賦曰龍沙鴈塞蚕應寒天山月没容衣單燈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取燈花持桂燭還却燈檠下燭盤鑄鳳銜蓮圖龍並眠爐高疑數剪心溼暫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鋏染浮煙夲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得錢蓮帳寒檠窗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傍垂細溜上繞飛蛾光清寒入繖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池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晚星没芳蕪歇

還持照夜遊詎滅西園月

原銘晉傅咸燭銘曰煌煌丹燭燄燄飛光取則景龍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原啓梁劉孝儀謝女出門官賜紋絹燭啓曰孝儀啓左右衆文成奉宣旨宜知臣私營發遣垂賜文絹二十匹燭二十挺臣家本貧㣲事多蹇闕桓室金縷本非所宜孟姬作具猶若未周殊澤曲臨珍華兼重制為美服雙綺易儔秉而不息三夜有待臣名品卑末事隔榮賜慈



渥之墜寔見因心小人賤微豈能勝報不忘云云　陳徐陵謝敕賚燭盤賞荅齊國移文啓曰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鼮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然更慚良吏胥光可學乃會耆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庭燎一

原說文曰庭燎大燭也　增又曰火炬也　原毛詩曰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增又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又曰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原禮記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增周禮曰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大戴禮曰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侯國共百燎非禮也　原說苑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

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

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

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論不及君故不至也

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禮之况賢於九九者桓公曰善禮

之期月而士至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

有司奏庭燎在公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内施詔

曰尚書奏九年庭燎當在端門内元明帝時在公車門

內可依舊安司徒錄公命當率由舊章宜在端門內
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　趙書
曰石勒造庭燎於橦末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
待燎絙繳上下　增金史鹵簿火燎一二人武弁緋寶
相花大袖革帶大口袴　原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
中端門外閶闔前設庭燎皆二合六處皆六丈　增荆
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庭前爆竹俗人以為爆竹起於
庭燎家國不應濫於王者　宋太平寰宇記不灰木注

曰葉如蒲草束以爲燎俗呼爲萬年火把　續文獻通考曰儀鸞局給用太廟等處祭祀庭燎

庭燎二

原詩晉傅玄庭燎詩曰元正始朝享萬國執圭璋枝燈若火樹庭燎繼天光

增賦唐王起庭燎賦曰王者崇北辰之位正南面之威赫朱燎以具舉列彤庭而有輝助彼皇明可燭於夜色叶兹睿哲引曜於宵衣珠旒將出方熠熠以星懸綵仗

徐來已煌煌而電設九儀稍布六樂爰分代晨光之照曜雜佳氣之絪縕騰輝於鵷鷺之行若離若合委照於熊羆之旅或友或羣昭昭彰彰紫氣紅光聲明煒煥百物熒煌覩炎上之有赫知臨下之無荒遠而望之謂焚裘之煙昭儉於晉帝迫而察之似流屋之火呈瑞於周王金缸莫齊銀燭非競長風乍拂高燄彌盛華衮燦爛以相鮮猛簴攫拏而交映其容烈烈其明杲杲附寒者覺其春深假寐者疑其曙早昭其明也叶天鑒之清穆

望而畏之契天威之咫尺旂渾渾而咸造鸞鏘鏘而可聆萬宇乂多士寧豈徒美君子之至在宣王之庭　楊濤庭燎賦曰烘廣庭之際艶以朱陽曜紫微之旁皎如白晝伊有爛之通照契無私之光覆功殊甸燎事美蘭薰焚五夜而幽明已辯輝九重而鵷鷺斯分息其燄而恆讓朝日浮其煙而乍雜瑞雲

原表魏王朗冬臘不得朝表曰拘守留職曠離車駕況乃踐長於至迎始於臘履端於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

慶而無緣祗奉玉爵以獻萬壽宵夢庭燎之光晨想百華之耀

薪一

增薪蒸總論曰薪柴也所以供炊自茹毛飲血之俗易而斯人無不資火化以養生此薪木亦非一日所可闕也　山堂肆考曰大曰薪小曰蒸供燔燎曰櫵　原易曰古之死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毛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增又曰翹翹

錯薪言刈其楚　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曰能負薪幼曰未能負薪　增周禮曰委人以式法供祭祀之薪蒸木材賔客供其薪芻喪紀供其薪蒸木材軍旅供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注野委謂廬宿止薪芻也　又九式七曰芻秣之式　左傳曰厥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原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說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

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增史記甯成為漢中尉嚴酷時人語曰謹上操下如束溼薪　原管子曰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燎然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　鄧析書曰譬猶拯溺而硾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　又曰抱薪救火燥者先著　增淮南子曰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然後破之　原論衡曰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

而東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東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材不明道難行人不能用也　增唐六典曰虞部凡五岳及名山能藴靈產異興雲致雨有利於人者禁其樵採　唐劉禹錫管城縣驛記曰積薪就陽　又上宰相啓曰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追琢不至坐成枯薪　柳宗元霹靂琴贊

曰桐生石上一夕暴震側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

續文獻通考曰金典給署掌宮中所用薪　又曰元至元二十年以東宮位下軍一百人採薪二月供内府歳用　又曰明惜薪司供柴炭荆條等

薪二

原左傳曰晉楚戰於城濮楚左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薪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楚左師潰　吳越春秋曰季札去徐而

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傍有委金季札見之謂薪者曰子來取此金薪者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五月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　晏子曰景公遊壽宫覩者年負薪有飢色公喟然令吏養之　漢書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之於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刈薪樵出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　增山堂肆考曰漢王褒僮約奴日暮以歸當送乾薪二三束　後漢書曰王郎

兵起光武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
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進麥飯兔肩　原又曰
戴封拜議郎遷西華令大旱封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
自焚火起而大雨至遠近嗟歎　晉中興書曰范汪家
貧好學然薪寫書寫書既畢誦讀亦竟　汝南先賢傳
曰蔡順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
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問其故母曰
有急客吾噬指以悟汝耳　又曰侯瑾甚孤貧依宋人

居晝為人傭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　神仙傳曰樵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從村頭一家起而復始　世說曰荀公曾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即謂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荅云實是故車脚　搜神記曰諒輔廣漢人也時旱以五官掾出禱積薪柴自焚須史而雨作　增晉記曰王質常採薪於信都石室山中遇二老人圍碁石上質放柯於坐下觀之一局未終老人曰子何不去質起視柯柯柄已爛矣乃下山

歸家門閭改換里之人俱不相識始覺圍碁者乃仙人也後莫知其所終焉　山堂肆考曰唐畢諴夜然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竟不肯息　唐史韓思復以親喪鬻薪自給　高麗傳帝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為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　孔帖曰杜甫至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　續文獻通考曰唐許宣平負薪賣於市嘗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

翠微李白入山尋之不見乃題其菴以歸是冬菴為火所焚遂不見後百餘年有採薪者見之南山石上　又曰宋彭氏女從父入山採樵父為虎所攫女挺身亂斫虎父得不死　元郭鈺集自序曰鈺工於詩薪米不給不敢僥倖　元史曰董文蔚攻襄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文蔚夜領兵士伐木拔根立於水實以薪草為橋梁頃之即成　又曰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中從父樵劉嶺虎搏其父初應抽鐮刀刺虎鼻殺之

薪三

原刈楚 樵桑詩詳前一又曰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也 棫樸 枯梧詩詳前一列子曰枯梧樹者鄰父曰枯梧不祥伐之鄰父因請為薪乃不悅 擊 徙淮南子詳前一漢書曲突徙薪無恩澤 虞候守 有司收傳數之薪蒸虞候守之大曰薪小曰蒸 月令季冬命有司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供祭祀 炙筆硯周禮委人詳前一 魏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守課人置薪兩束當輸租時納備寒用炙筆硯 增傷麟 藏鹿山堂肆考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驅車見芻兒傷麟之左足求薪覆之 列子曰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之隍覆之以蕉 韞丘 谷口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　杜詩谷口樵歸唱

養母　**隨妻**

蕭子顯齊書江淹年十三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母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以兒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後果拜侍中

朱買臣擔束薪行其妻亦負戴相隨詳前二

仰槐　**然桂**

孔帖元稹詩落葉添薪仰古槐　又曰玉餘然薪桂

蠟代　**柳作**

晉石崇以蠟代薪　張雲叟詩靈川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採作薪

榾柮　**樵蘇**

合壁曰榾柮樹根也　又曰樵蘇後爨

刈著　**樵水**

韻府羣玉婦人哭曰刈著薪亡著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宋濂元竹溪逸民傳逸民嘗謂人曰吾將漁於山樵於水矣

原束薪詩綢繆束薪　不流束薪詩　無浸穫薪又曰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大東詩刺勞人也　增卧薪山堂肆考越勾踐卧薪嘗膽欲以報吳　原束溼薪史記詳一　伐鬼薪漢法罪人徙者使伐鬼薪以供宗廟　尺爐　增積薪寢上漢書賈誼謂文帝曰譬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　積薪居上汲黯謂武帝詳前一　林中薪杜甫詩明然林中薪　塡道薪孔帖負塡道之薪則精感天地　買尺薪李白詩黃金買尺薪　伐樹爲薪孔帖劉義節從平涼師傾府庫爲軍賞帑財太之義節曰若伐苑街樹爲薪以易布帛歲數十萬可致矣　燎薪又曰楊行密傳朱瑾從屯安豐汴將牛存節苦鬬會大雪士多凍死

潁州刺史王敬蕘燎薪　生薪合壁坡詩曰　隋樵又斯
屬道汴軍免者數千人　破竈鬱生薪
公詩稚子松　溼薪又坡詩曰翰林
間拾隋樵　溼薪爆竹聲

薪五

增詩唐陸龜蒙樵人十詠樵谿曰山高谿且深蒼蒼但
羣木抽條欲千尺衆亦疑樸樕一朝蒙剪伐萬古辭林
麓若遇燎玄穹微煙出雲族　皮日休和曰何時有此
谿應便生幽木椽實養山禽藤花蒙澗廒不止產蒸薪
願當歌棫樸君知天意無以此安吾族　陸樵家曰草

木黄落時比鄰相見喜門當清澗盡屋在寒雲裏山棚日纔下野竈煙初起所謂順天民唐堯亦如此　皮和曰空山最深處太古兩三家雲蘿共夙世猿鳥同生涯衣服濯春泉盤餐烹野花居兹老復老不觧歎年華陸樵叟曰自小即胼胝至今彫鬢髮所圖山褐厚所愛山爐熱不知冠蓋好但信煙霞活富貴如疾顛吾從老巖穴　皮和曰不曾照青鏡豈觧傷華髮至老未息肩至今無病骨家風是林嶺世禄是薇蕨所以兩大夫天

年為自伐　陸樵子曰生自蒼崖邊能諳白雲養纔穿遠林去已在孤峰上薪和野花束步帶山詞唱日暮不歸來柴扉有人望　皮和曰相約晚樵去跳踉上山路將花餌麛以果投猱父束薪白雲溼負擔春日暮何不壽童烏果為玄所誤　陸樵徑曰石脈青靄間行行自幽絶方愁山繚繞更直雲遮截爭推好林浪共約歸時節不似名利塗相期覆車轍　皮和曰蒙籠中一徑繞在千峰裏歇處遇松根危中值石齒花穿枲衣落雲

拂芒鞣起自古行此塗不聞顛與墜　陸樵斧曰淬礪

秋水清攜持遶山曙丁丁在前澗杳杳無尋處巢傾鳥

猶在樹盡猿方去授鉞者何人吾方易其處　皮和曰

腰間插大柯直入深溪裏空林伐一聲幽鳥相呼起倒

樹去李父傾巢啼木魅不知仗鉞者除害誰如此　陸

樵擔曰輕無斗儲價重則筋力絶欲下半巖時憂襟兩

如結風髙勢還却雪厚疑中折負荷誠獨難移之贈來

哲　皮和曰不敢量樵重唯知益薪束軋軋下山時彎

彎向身曲清泉洗得潔翠靄侵來綠看取荷戈人誰能似吾屬　陸樵風曰朝隨早潮去暮帶殘陽返向背得清飇相追無近遠採山一何遲服道常苦蹇仙術信能為年華未將晚　皮和曰野船渡樵客來往平波中縱橫清飇吹旦暮歸期同蘋光惹衣白蓮影涵薪紅吾當請封爵直作鏡湖公　陸樵火曰積雪抱松塢蠹根然草堂深爐與遠燒此夜仍交光或似坐奇獸或如焚異香堪嗟宦遊子凍死道路旁　皮和曰山客地爐裏然

新如陽輝松膏作滫瀡杉子為珠璣響誤擊刺閙餤疑彗孛飛傍邊暖白酒不覺瀑氷垂　陸樵歌曰縱調為野吟徐徐下雲磴因知負樵樂不減援琴與出林方自轉隅木猶相應但取天壤情何求郢人稱　皮和曰此曲太古音由來無管奏多云採樵樂或說林泉佚一唱凝閒雲再謡悲顧歎若遇采詩人無辭收鄙陋　元郭鈺負薪女詩曰山下女兒雙髻垂上山負薪哭聲悲辛勤主家奉晨炊主翁頭白諸郎癡干戈未鮮骨肉離生

來不識姸與媸長笑鄰姬畫娥眉金屛孔雀何光輝琱弓羽箭來者誰綠楊終日青驄嘶人生年少如駒馳鴛鴦翡翠皆雙飛愁思百結心自知負薪拭淚背人揮黄昏四壁寒蛩啼　明高啓伐木詞曰竹擔挑多兩肩赤礪斧時尋澗邊石老夫氣力秋漸衰易斫喜有枯林枝白雲無人暗空谷遠聲丁丁如啄木暮歸待伴不獨行前塗虎多荊棘生長年不曾到城府閒比山中路尤阻

增賦唐李德裕積薪賦此郡巖谷重複榛林鬱盛採樵

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而下詣予求售予因積薪於庭竊有所歎乃為積薪賦其畧曰交加積累高下齊均矗若井幹疊若龍鱗避氿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茍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賓嗟長孺之昧道常喻此而求伸雖後來之高處亦居上之先焚未若生幽崖之側糾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免罹匠者之斤冐霰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炭一

增說文曰炭燒木餘也　總說曰炭燒木留性寒月供然火取暖者不煙不燄可貴也　周禮曰掌炭掌炭之徵令以時入之權量受之供邦之用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為炭　晉書曰王沉為豫州刺史下教直言之士主簿褚䂮音畧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氷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寔也若好忠直如氷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矣　唐德

宗帝紀大歷十四年十月戊午罷九成宫貢立獸炭

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則輕溼則重故先冬至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至陽氣至則炭仰而鐵低夏至則炭低而鐵仰也　桓譚新論曰舉火夜作然炭乾牆　抱朴子曰栁乃速朽者也而燔之為炭則億載而不敗　交州記曰竈頭山越王炊爨之處掘得炭　齊地記曰東南廬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人俗音曰挺木經野火燒之不死炭亦不滅　豫

章記曰豐城懸葛鄉有石炭二百頃可然以炊爨　唐開元遺事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五色堅如鐵石名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燄而有光　潛確類書曰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稍劣者必退之少熾一爐可以終日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西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為之易然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錬利於竹炭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

親見之　又曰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謂投之水中則浮故也樂天詩曰日暮半爐麩炭火浮炭謂之麩炭

續文獻通考曰金典給署掌宮中所用炭　又曰元至元中以東宮位下民一百户燒炭又馬鞍山大峪等石炭煤窑辦課奉皇太后位下　戒菴漫筆曰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為水和炭可和水而燒也　暖姝由筆曰朝廷內用炭俱圓木所燒渾淪一樣長尺許兩頭

磨光外有麻路恐爆用礱糠火煨熟一筐三四十斤

炭二

增左傳曰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太子居喪柳熾炭於位太子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注欲其温煖 史記曰竇皇后弟少君為人所畧賣為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崩岸百餘人皆壓死少君獨不死 晉書曰孫登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 神仙傳曰嚴清會稽人也於山中作炭忽有人與清一卷素書曰

汝骨應得道長生故授神書也　語林曰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名其徒共集乃以温酒火熱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人皆效之　異苑曰信安鄭徽年少時登前橋彷徉見一老翁以小囊與徽云此是君命慎勿零落若有破碎便為凶兆言訖失所在徽密開看一鋋炭乃密祕之雖家不之知也永初三年年六十病篤語弟子云吾齒盡矣可試啓此囊見炭碎折於是遂亡　唐杜佑薫鹽

鐵使以木炭歸司農　開元遺事楊國忠家以炭屑同蜜相和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爇爐中　三賢典語曰李華燒三城絶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　品物類聚張燕公有石緑鏡臺得自胡川道士玄宗聞其異取炭精十車燒之不變乃已　元史賈進大同人大德九年民乏食進以炭米濟之

炭三

原陰陽　賈誼鵩鳥賦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輕重　下淮南子詳前一　合氷

熾位 淮南子曰譬如氷炭紐繩也何時而合注曰氷寒炭熱無時得合 寺人柳詳前二 天帝裝 越王勾踐有寶劒五薛燭曰當造之時雨師洒埽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 林衡掌 周禮事詳前一 豫讓吞 王莽禁 史記王莽欲防人盜鑄禁人不挾銅炭 伐薪為 掘山得 並詳前一 增三斗 五色 孔帖曰楊德幹歷齊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開元遺事瑞炭詳前一 雙鳳 三城 楊國忠事詳前二 李華事詳前二 歸司農 掌勾盾 杜佑事詳二典給署舊名勾盾 金署 詳前一 胡桃文 鵓鴿色 潛確類書宋史供御炭用鵓鴿色胡桃文

炭四

原蜃炭 左傳華原樂舉葬文公用蜃炭注以御溼也 **陳其隧炭** 又楚獲吳舟使隨人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廢於爐炭** 又曰邾莊公命執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爐炭爛墜也 **獸炭** 晉羊琇事詳二 **增炭精** 張燕公事詳前二 **啖炭** 柳宗元荅崔黯書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吾見病腹人有啖土炭嗜鹹酸者不得則大戚正相類也

鍊炭 劇談錄洛下有豪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為具名之曾不下箸至飯李曰此以炭炊豪子勉食一匙曰凡以炭炊先鍊炭謂之鍊炭方始無煙氣此亦非也 **韛炭** 五代史王彥章傳晉取鄆州末帝乃名彥章為招討使馳兩日至滑州陰遣人具舟於揚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韛炭乘流而下趨德勝舟舉鎖燒斷之 **產炭** 山堂肆考豐城萍鄉二縣皆產石炭於山間掘土黑色可然有火而

無錢作硫黄氣既銷則成白灰

清泉香餅歸田錄清泉香餅人以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炭五

增詩唐孟郊荅友人贈炭詩曰青山白屋有仁人贈炭價重雙烏銀驅却坐上千重寒燒出户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白居易賣炭翁詩曰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

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氷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黄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宫使驅將惜不得半疋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宋蘇軾石炭行曰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骭濕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寳磊落如礐萬車炭流膏迸乳無人知陣陣腥風白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

萬人鼓舞千人看投風撥水愈光明爍玉流金是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鑛何勞鍛為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為萬段　金劉勲杜善甫乞炭詩曰筆口酸嘶鮮說窮寒爐隨手變春紅因君大笑涪翁拙費盡奇香得馬通

增賦唐蔣防獸炭賦曰彼好奇者巧與之俱揉煨燼兮是謀是度象猛獸兮為虎為貙腹翕赩以凝電口喊呀而奪朱曳尾垂頭似無心而暴物噓煙吐燄若有齒而

焚軀鋸牙鉤爪乍騰倚於寒灰隅目高睚載光芒於烈火稽其狀也成鷙獸之雄雄求其類焉笑形鹽之瑣瑣稍頓足以狠顧時迸裂以豺聲因炎上以委質殊檻中而狗生無野心以見誚非內熱以自照威而不猛謂馴擾於中堂攫而莫前疑踡跼於餘燎鬗鬗枕籍爌晃依馮類火鼠兮炎丘是託比燭龍兮崑閬斯昇此制也不惟資於玩好抑亦彰夫伎能

原啓梁庾肩吾謝賚炭啓曰識懸曼倩似見昆明之灰

清懊伯鸞不復因人之熱　劉孝威謝東宮賚炭啓曰洛城雪深不見海神之跡滹沱兵合無待王霸之覘聚而為嶽大壯黑山稱之以船將重牙獸爐生烽燄室滿紅光雖衆入而識奢鼠布焚而無污

增頌宋范致能炭頌曰燔木不灰化為精堅是衷至陽維火之傳雪霾六虛氷塞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幹流化甄尺壁寸珠罔工汗顏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熯既寒為之窮年

灰一

增說文曰灰死火餘烬 禮記月令曰仲夏毋燒灰

史記商君之法禁棄灰於道 續漢書曰以葭莩灰寘

律之端按律而候之其月氣至則飛灰而管通 唐史

食貨志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

鹻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 莊子曰形固

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淮南子曰爛灰

生蠅 又曰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

也 唐酉陽雜俎凡雕刻琉璃先以自然灰煑令軟陳藏器曰灰生南海狀如黃土可澣衣玉石以此灰霾之爛如泥 宋太平寰宇記曰不灰木俗多為鋌子燒之成炭而不灰出膠州 續文獻通考曰元至元九年以採伐材木煉石為灰徵發夫匠一百六十三戶置官以統之

灰二

增漢書武帝紀元狩三年於長安西南鑿昆明池得黑

灰問東方朔朔曰此非臣能知可問西域僧帝遣人往問僧曰此是天地刧灰之餘　又曰韓安國字長孺坐枉法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　魏畧曰文欽為廬江太守為都督王陵所奏欽訴曹爽爽謂曰陵責卿載灰兩船何為乎曰閒足下起染舍故作此灰耳　韻府羣玉曰梁陶弘景幼以荻畫灰學書　又曰陳摶以錢若水有仙風道骨坐中一僧以火筯畫灰曰做不得

灰三

原環月暈 應律飛淮南子畫隨灰而暈闕注云以蘆灰環月闕其一面暈亦隨而闕

續漢書詳前一 三斗洗腸 兩船染舍洗腸之用三斗下文欽事詳前二

禁其棄道 死而不然上商君事詳前一下韓安國詳前二 積而止

水女媧取以救災 散以從風揚琁用而破敵淮南子云古往之時水浩蕩不息於是女媧積蘆灰以止水 後漢書楊琁為零陵太守時蒼梧羣賊攻劫琁乃制車數十乘置灰車中從風散灰賊不得視因以敗之 增汰寶 鍊石孔怙曰文懿公主薨以金貝寓車廄服火之民爭取煨以汰寶 元事詳前一 筯撥 爐委錢若水詳前二唐劉禹錫傷

往賦寒爐委灰 積荻 伐薪 抱朴子曰吳世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試之積荻數千束裹之因猛火而燔荻了盡謂光當已化為煙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而視之不能鮮也 淮南子曰伐薪為灰燔草而為炭 五百種 十二斤 抱朴子曰外國作水精盬寔是合五百種灰以作之今膠廣多有其法 明事詳前一 赤犮氏 白檀鋪 周禮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 唐開元遺事揚國忠冬月以白檀灰鋪爐底餘灰不參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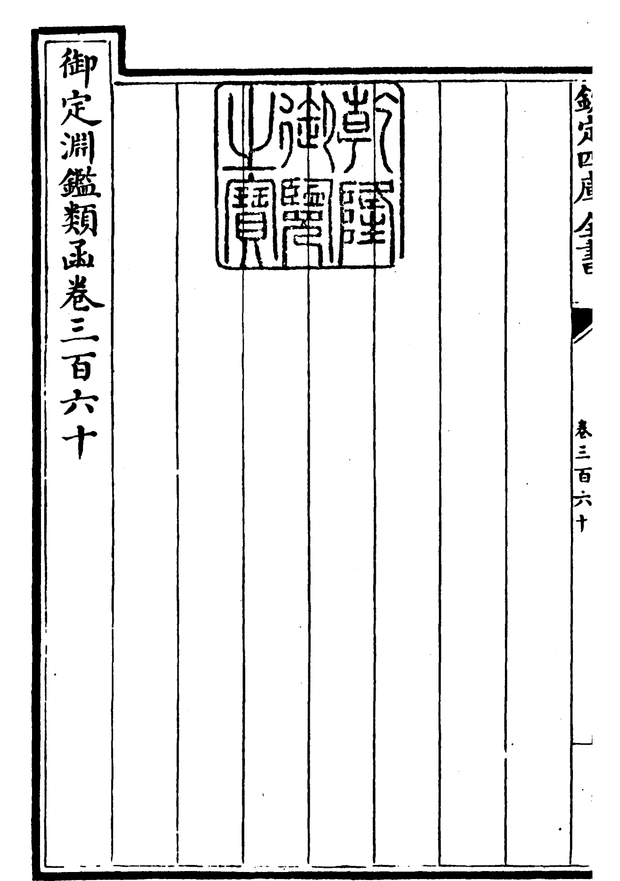
灰四

原心若死灰 莊子詳一 昆明劫灰 漢書詳二 增爛灰 淮南子曰爛灰生蠅 自然灰 酉陽雜俎詳一 栁灰 續文獻通考金時官奴嘗以火鎗破敵其制以勅黃

紙十六重為筒長二尺實以柳灰等物

灰五

原詩隋岑德潤詠灰詩曰圖規暈不缺氣改律還虛欲然愁獄吏棄道畏刑書未得逢疆陣輕舉欲焉如　增唐韓愈詩曰周公所不堪洒灰垂教典　李白詩曰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　劉禹錫詩曰夷陵土黒有秦灰　宋范致能詩曰榾柮無煙雪夜長地爐煨酒煖如湯莫嗔老婦無盤飣笑指灰中芋栗香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